

中国现代经典散文

钱歌川

冬天的情调



冬天的情调

钱歌川 著

目 录

生活零语

谈天	(3)
说穷	(6)
帽子哲学	(10)
吸烟闲话	(14)
老牌子	(19)
也是人生	(23)
谋事难	(27)
两性大学	(33)
典型何在	(39)
记齐白石	(44)
逐猫记	(48)
初夏的一日	(53)
吃鸡赘语	(58)
金钱的善用	(63)
感情的堕落	(69)
洋人崇拜	(74)
职业的诱惑	(79)
冬天的情调	(85)
卖文生活	(90)
前程	(95)
寡人有疾	(98)

男女之间	(102)
女人的时代	(109)
失眠枕上	(113)
西归	(118)
迁居琐话	(128)
洋场零语	(134)

时世旧话

巴山夜雨	(141)
风雨故人	(148)
偷青节	(152)
卧病小记	(156)
陪都二难	(163)
蜀道	(166)
三不喜	(170)
救命圈	(175)
说怕	(180)
完美的丈夫	(183)
休妻与去夫	(186)
蜡烛	(192)
最初的印象	(196)
飞霞妆	(202)
帝王遗物	(208)
闲中滋味	(214)
吃过了吗	(221)
爱的教育	(225)
游牧遗风	(230)
北门锁钥	(236)

解读人生

藏书与读书·····	(245)
日本妇人·····	(252)
作揖与握手·····	(257)
鸡·····	(262)
我没有什么怪癖·····	(267)
效率与自信·····	(272)
从政与经商·····	(275)
入台记·····	(280)
灯笼·····	(284)
所谓我的故乡·····	(288)
别人的职业·····	(294)
写信的艺术·····	(298)
谈道歉·····	(302)
步行偶感·····	(307)
读书的习惯·····	(310)
庸人自扰·····	(313)
名山事业·····	(316)
用钱的快乐·····	(320)
误解·····	(323)
秘密·····	(325)
酷肖的虚荣·····	(328)
志在温饱·····	(332)
理发闲话·····	(336)
中年病忘·····	(339)
抽烟斗的人·····	(343)
茶话·····	(347)

迟睡的习惯	(351)
人贵自知	(355)
成名捷径	(358)
侥幸心	(362)
人不如物	(366)
午睡	(369)
赴宴	(373)

山水怡情

三等船客	(381)
香港半日游	(385)
印度之门	(390)
开罗之游	(396)
水乡威尼斯	(403)
翡冷翠的一日	(407)
斗牛之国	(410)
莎翁的故乡	(413)
牛津零忆	(418)
初夏的英南海岸	(421)
西友邀度周末记	(426)
附庸风雅记	(431)
我的庭园	(433)
台湾三多	(437)
台南之冬	(441)
吹求的技术	(445)
两个日籍的土著头目	(450)
台湾的“妈祖”	(454)
赤嵌城游展	(460)

日月潭探幽	(464)
雨游阿里山	(469)
月夜观昙花记	(476)

生活零语

谈 天

闲人的职业就是闲语，闲话的内容是渺无涯际的，所以我们把这种饶舌，叫作谈天。如果你把谈天，看作专就天时而言，那不仅是坐井观天，把它的范围弄窄了，而且还得当心别人见怪。你见面真找不到别的话说，只好抬头望望天，说一声今天天气好，这至多不过是说了一句无意义的话，若进而预测未来，问人会不会下雨，那可了不得啦！因为你简直把别人视同乌龟了，谁愿意戴那顶绿头巾呢？聪明的谈天者，决不就天谈天，他谈的却是天以下的事，换句话说，也就是专谈人间世的事。他可以不管天晴下雨，甚至不管天道如何，只一味谈他爱间的爱与憎。秦少游的词有“瘦杀人，天不管！”之句，风流才子，只知与少女调情，你不管天，天怎样会管你呢？天所要管的，就是那些奉它为主宰，而靠它吃饭的人们。

中国有的是游手好闲的人，终日踟蹰街头，不事生产，而他们决不会饿死。他们所赖以生者就是天！他们常说：

“天无绝人之路！”

真的，天是有眼的，天是慈悲的。何忍看着这许多良民，活生生地饿死呢？尤其是在这个贫富不均的社会里，没有的粒米不得到手，有的吃不完，剩下来都臭了。这岂是天道？中国人决不相信：天会容许这些造孽者的。而对于街头的游民，也不忍让他饿死。

我每天在上海街头走过，总得遇见一些送包饭的担子，（上海商店里的店员多半是吃包饭的，）当他挑着那些客人吃剩的饭菜走到大街上来，走不到多远，便要被那街角上跑出来的大汉拦住了去路，肩挑者很解事地停了下来，让他把剩余的饭菜完全倒去，然后挑着回店。

这种饭菜，在那些流浪者看来便是天赐的。他们取来充饥，用不着向谁道谢。原来客人已经出了相当的代价，那些剩余的东西，决不应再归还卖主。无论怎样吝啬的小商人，也不能强辞夺理，说这些剩余应归他们店家所有呢！

比之上海这种被动的方式，苏州的酒馆确是代天行道了。我尝薄游吴门，看见有些酒馆门口悬着一块红牌，上面写着一个大“天”字。初见时当然不懂为什么缘故，后来问了地方上的人，才晓得那是表示有残羹剩饭要施舍给穷人的意思。

我每想到这件事，就觉得那个“天”字，太有意思了。这无异一句不脛而走的标语：你们靠“天”吃饭的人，赶快来呀！这儿有酒肉！

这种人，我已经说过，是有天可靠不患会饿死的。他们知道人命关天，要死也不是一回容易的事。他们又知道富贵在天，所以并不用去努力做什么事业，如果真的运气来了，他们可以一步登天。去谋有什么用呢，人尽管去谋，成事却在天呀！

以前的女子嫁了一个丈夫，一切都受着他的支配，可以说她的运命全握在他的手里，正同我们一般人的运命全靠天定一样，所以女人的天，即所谓“所天”，便是她的丈夫。

丈夫为什么可以做定命的天呢？因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一切的大权全握在男子手里，所以男子便是天了。虽然这个天是人力造成的。

然而中国人却不承认这是人力。中国人只承认人是无能的。有能力的只有天。大而至于国家的兴亡，小而至于个人的贫富，一切自有天定，人力不能赞一辞。分明是敌人的兵力把我们战败了，我们不承认是自己的过失，而偏要说是天意。

败者既是天降的祸，胜者自然也是天赐的福。那些恃强得胜的人，因此便自称起天子来。相信自己是天之骄子，可以任意妄为，于是乎无恶不作，而人民莫可如之何。他为什么敢这样大胆作恶呢？他所恃的是什么呢？这不外乎是天。人民对于他敢轻而不敢侮，敢怒而不敢言，也仍不外乎是天。因为天不能言，所以是恶人作恶时的护符，同时又是善人被欺时的慰藉。

“作恶者让他去作罢。等他恶贯满盈的时候，自然要遭天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便是中国人的天命论。

天命论者到了现在，对于内忧之频仍，只好连呼“天晓得！”而对于外患之日亟，也只是袖着手低叹一声：“天丧予！”

说 穷

没有钱不是一件可夸的事，同时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不过在穷人之间觉得可夸，走到富人丛里，又觉得可耻，这也是难免的。自然，我们并不是倾慕富人，否，不仅不倾慕，而且有点恨他，我们恨他的为人，但不能不羡慕他的艳福，我们轻易地抛了自己的自尊心的，也就在这个时候。

没有钱的本身并不可耻，可耻的，就是没有钱的环境。譬如，他们那种艳福，你就得不到。女人绝大的本领，就是用钱，结婚唯一的目的，就是敲钱，钱就是爱，爱就是钱，当她的爱断之日，正是你金尽之时。有钱你可以买到爱，买到美，爱的多少，美的高低，都与你花钱的程度成正比例。你没有钱，当美貌的女人拍卖她的爱时，你简直不能与别人竞争，眼看着你的爱人，被别人高价夺去，这时你自然免不了要恨你的穷困，而觉得没有钱的可耻了。

世界上差不多都是穷人，其中只有几个是富的。要没有这几个富人，我们都不会穷了。富人照例是吝啬的，只有穷人才可以分让，穷人有两个钱的时候，可以分一个钱给别人，富人有十个，百个，千万个，以至无数个，他也不肯分一个给你；所以穷人永久是穷，富人天天地富，于是乎贫富的阶级便形成了。

富人的阔法多半是一样，穷人的苦境却各有不同。他们生

活的方式无非与醉酒妇人并提，不仅富人自己，就是我们穷人，也很容易地想得到。至于穷人的穷法，便有各种各样，非但富人梦想不到，即身居穷人之一份子，也不能洞悉这无尽藏的悲惨。至多，他只能晓得他自身的经历。所以这里，我只能把我的过去说一点出来。

英国的文人詹洛孟 (Jerome K. Jerome)，他一条领带结过四天，就觉得穷得不得了。其实，这从我看来，真是太阔了。我的领带结一个礼拜是常事，一年进一次理发店，都是不必要的。这不是假话，若是你问既不必要，又为什么一年要进去一次呢？这个不瞒你说，人人都爱听点恭维，我也难免，我一年三百六十日，没有人赞美过我，只有从这一年一度相见，比我穿得阔几倍的理发师口里，才听到一句赞美之辞！他的赞美常是随着惋惜一同出来，因为他说我是一个艺术家，开始来剪去我那蓬勃而长垂的头发的时候，总得说一声：“可惜呢！大约你蓄了一年罢！”

以上两点在有些不懂艺术的人看来，——我自从听了那理发师的赞美之后，我自己也觉得确有几分艺术气了——也许要说，这并不是穷，不过是脏罢了。说饿肚皮是穷，大约人人都首肯的吧？

我从前住在某都会上的时候，家里常常三四天没有火。这并不是说不吃饭，也不是说在外面吃饭。饭还是吃，而且是在家里吃。这时，我充饥唯一的妙法，便是将房里的窗帘和门，关得漆黑，自己再蜷卧——不是伸直睡的，两腿必得并屈起来而抵在肚皮上，越睡得久，便越抵得深——其中，醒了又睡，睡而复醒，到了万无可耐的时候，才起来将热水瓶里隔夜由一个铜板煮成的粥，用酒杯倒出来吃。吃了几杯这样人间最美的饭之后，便精神焕发，这时窗帘开了，薄暮的日光，和美人的

面色一般地照在我的书上。

人到了最穷的时候，自然朋友也少了。你家里他们决不要来。你去的时候，他们托故不见，纵然巧遇着了，也不待你说话，他一见你便诉苦，（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是他代你诉苦，其实是他对你诉自己的苦，）诉苦是他的一种战术，他怕你向他借钱，便先来封住你的口。只要你不说借钱，别的都好讲话。你写信给朋友，也总是没有回信的。你若第一次去信是向他借钱，第二次的信，他多半不拆开便塞进字纸篓里去了。你若是在街上遇见了他，他一定说信未收到，马上他说他有要事去，不能和你多谈。

朋友既是这样，许多穷人的生活，只好仰仗于那些冷酷无情的当铺了。当铺专吃穷人，而使穷人感激。若是没有当铺，我几次都死成了。人谁不爱生命呢？所以到了绝粮的时候，我便要到当铺里求他赐以侮辱，他要看那有最近三日内的邮戳的，朋友写给你的信。他要调查你的姓氏和警察盘问犯人一般，最后他还要派人同到你家里去，看你是否真住在那里，一切都调查清楚，他才接受你的抵押品，对于那东西他又要仔细地审查。看将来卖出去可以得到多少钱，除了利息，七折八扣，才把钱给你。有些东西，他认为不能赚钱的东西，简直回你的硬信，说他不当。你若问他的理由，他又不说。他的营垒特别地高，你无法与他交涉。只好快快回来，站在房中间四围环视，一直到重新发见一点可以押钱的东西，才欣然地抱着跳出去了。

穷困常常能够将你面孔弄厚，你平常绝对不愿意说的话，这时你可以说得出来。你以前鄙视的行为，这时你自己也来做。人家当面骂你，你也得忍受。有时你还得装聋，分明听见别人在说你的坏话，你却只当没有听见。

如何对付别人来讨帐呢？这便是要大用心机的一回事。譬如，我从前在外国，却总是对他们说，国内打仗邮汇不通，所以迟误。这是顶好的口实，他们若不信，我还要骂他们没有常识，连报纸都不看。习俗上借钱是要还的，你要不还，便得有充分的理由。不过理由有时而穷，到理由穷了的时候，事情更难办了。最后的解决，多半是一个逃字。逃走也实在不容易，因为你那些小债主（如同小菜店，酒店，肉店，煤店之类）时时都在监视你，你逃走时如遇到他们中间的一个，你便糟了。事情闹穿，面目扫地，你典余的财物被瓜分，你本人甚至还要进拘留所。所以逃走只能在半夜里执行，不过那时又有一种更大的危险，最怕遇到巡行的警察，把你当盗贼抓住。这时顶好有朋友协力进行，做成一个二重的逃走法。那末你或许可以堂堂地脱出这险境。办法是在你预备逃的一月或至少半月以前，慢慢地将行李互相移动，最后与你的朋友交换一个住所。有人来问，只答应不晓得。若是他们纠缠不止的时候，你可以使他们断念，说，“听说那人因为政治关系被捕入狱，现政府正在派人在捉拿他的关系者，平日与他有来往的人。”你只要这样说，包管那人不会再来问逃者的消息了。

我决不是这种与政治有嫌疑的人，你们“阔人大老”，还是可以大胆地借钱把我；并且我是有借有还的，至少我可以用劳力还我所借的债务。

帽子哲学

早几天子恺来访，我因为家里没有人会弄素菜，无法款待这位远来的老朋友，只好邀他同到功德林，拣了一间小房间坐下，随便叫了几样菜，在大杯喝着“寒夜客来茶当酒”之中，两人谈的很是快乐。当两个烟盒都空了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已经谈了三个多钟头。其间，天上人间什么都谈到了，只没有谈政治，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当然，我们说得最多的，仍不外是我们的本行，再明白一点说，就是摇笔杆子的生活。

“我昨天在一个聚餐会的席上，听见有位杂志的主编告诉我，他前些日子去请蔡子民先生写文章，蔡先生说这年头文章难写。你想连蔡先生都说难，我们这些人又将怎样说呢？”我说后不胜感慨。

“可不是吗？我们只好说是难上加难。但是蔡先生知道难写，便可以不用写；我们知道难写仍不能不写。我们原来是靠写文章吃饭的呀！不写又吃什么呢？”他也叹了一口气。

“你倒还可以画画，我却真是只好硬着头皮干。我要有一天能够不写文章而有饭吃，那我就真是‘不羡鸳鸯不羡仙’了。”我这时却有点羡慕他能画。

“这年头顶没有出路的，莫过于画家了。人家饭都没有吃，谁买你那劳什子的画。那是华堂大厦的装饰品，饥不能食，寒不能衣；阔人因为钱太多了要想法子花，所以可以花千金买一